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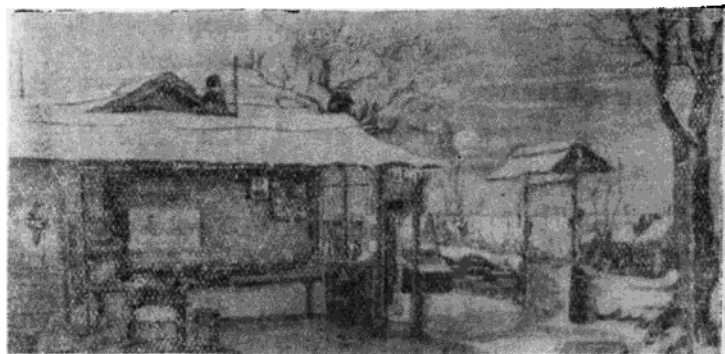


馬

王 地 崔宝庫 常香閣 姜清文

集 体 創 作

1040



設計者：魯直

人物：

常秀蘭——前進生產社女會計，二十歲，青年團員。

常守柱——秀蘭父，前進生產社社員，五十歲。

常，母——秀蘭母，四十五歲。

崔寶華——前進生產社社員，二十一歲，青年團員。

王 策——前進生產社副主任，二十五歲，黨員。

時間：

1955年冬。

地點：

黑龍江某農村。

布景：

舞台的左半部為室內，右半部為室外。左半部是馬架子房的斷面，房右門通室外，房左門通內室。室內正面是炕，炕上有被格子等。地下

有桌子、櫥櫃、料桶、米囤、豆餅等。牆上有畫、播音机等。室外門樓對房門，門樓左側有坍塌的土牆。台右角有棵榆樹，樹旁有馬槽。遠處隱約地可以看見拖拉機站和一些鄰舍，以及有錢廣播的錢杆子及林叢等。

幕啓：將近黃昏，時斷時續地落着小雪。幕后傳來了時高時低的評馬價聲。少頃，常守柱上。

常守柱 評！評吧！反正……哼！咳！（欲進屋，听到馬叫，走到馬槽前）蘭子她媽，蘭子她媽！給小馬拌料沒有？（听不到回聲，進屋）又上哪兒去了！（端出料，拌上草，心有所思地）靠！靠！吃！吃吧！馬呀！馬呀！你是願意姓我這個常啊！還是願意姓公啊！我頂着露水給你割草，披着星星給你拌料，雨天給你搭棚，雪天給你蓋草。馬打响鼻。

常守柱 哼！小東西，看你吃那個香啊！吃吧！吃吧！若姓公就吃不着我姓常的啦！

幕后聲：“社員們！吃過飯快回來呀！好接着開評馬會！”應

聲：“好！吃完飯開會。”（聲漸弱下去。）

常守柱 （對着聲音方向）開會，開會，說是自願，自願么還老開會！小東西，要給你評價了，完了你就姓公啦！我的救命繩啊，救命繩……。

崔寶華 （沒听清話尾）對了，對了！爺們！我就是來借繩子的。

常守柱 什麼哪？我是說我牙痛。

崔寶華 （一摸後腦勺，拉長音地）啊！牙痛。我說怎麼一眨眼工夫會場上就不見你了！（顯刺地）唉，爺們，牙痛不大好受吧？

常守柱 去吧！总他媽沒个正經的！

崔宝華 爺們！牙疼是这几天沒大睡好覺吧！听說一晚上你出去七、八趟，是炕烙的嗎？

常守柱 这小子，你听誰說的？

崔宝華 嚇！我这是未卜先知，俺能眼觀六路耳听八方。爺們！从打建高級社，我就常听你（学常守柱唉声嘆气）唉！是想抱兒子嗎？是呀，沒兒子誰接續香烟呢！不过，这事光你老可不行，那得跟我大娘好好商量商量！

常守柱 去，去！淨胡說八道，要有事就办，有屁就放。別嘮叨！

崔宝華 （伸手）我是來借繩子！

常守柱 沒有。

崔宝華 沒有拉倒。別上火，上火会牙痛的。（欲走。）

常守柱 宝華！你借繩子干什么？

崔宝華 我說爺們，你一天淨心思什么啦！咱們社明天不是要上山拉木头嗎！

常守柱 宝華，都是誰家的馬去？

崔宝華 那还用問嗎？你，人思想进步，馬又壯实，能不讓你的馬去？（拍槽头拴的馬。）

常守柱 啊？

崔宝華 啊？怎么了？

常守柱 （掩飾地）沒怎么的，牙痛。

崔宝華 爺們！我看不是牙痛，是心痛，心痛比牙痛可难受哇！

常守柱 願呆就呆一会，不願呆就滾！

崔宝華 爺們！別生氣，一会見开会你得來呀！（下。）

常守柱 （对崔宝華背影）从打吵吵建高級社，都不知姓什么啦，就不够你張罗的了。开会，哼！等着吧！我入不入社还一斧子兩砍着呢！就先來相看上我的馬啦！（說着給馬小米）吃吧！吃吧！吃一口你得一口！

馬不吃。

常守柱 吃吧！

馬咬常守柱一口。

常守柱 他媽的，你也和我作对！（拿起柳条子打馬。）

馬叫。

常守柱 我叫你咬我！吁！吁！我叫你咬我！吁！吁！

常母上。

常 母 誰打我的馬呀，（見常守柱）嗨！我說你怎的啦，馬怎么又惹着你了？

常守柱 （扔下柳条）嗨！

常 母 竟沒气找气生，大雪寒天的，快进屋去吧。

常守柱沒动。

常 母 快进屋里去吧！

常守柱 （進屋）他媽的不通人性的东西。

常 母 牠通人性，就不咬你了？竟沒气找气生，依我說就入了吧，剛才我出去一探听，人家都說土地馬匹归公好呢。

常守柱 你懂得个屁，現在講的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，

初級社一變高級社，馬一作價歸公，我這七老八十的能比過那些小年輕的嗎！沒馬還指望着誰？指姑娘，她早晚是人家的人；指姑爺，在人家家裏吃閒飯那麼容易？唉！就說王策那孩子知情知理，可人家也有老有小哇！

常 母 那你到底打算怎麼辦呢？

常守柱 （沉思片刻）搬家。

常 母 搬家？

常守柱 嗯，往他大爺那搬，前幾天他大爺來信不說了嗎，他們那還是初級社。

常 母 叫我說，就是吃兩頓飽飯把你撐的！剛剛由糠國挪到米國你就不知怎麼好了！你怎麼不想想當初挑個破筐頭，我用破毡片包着蘭子，搬到此兒起五更爬半夜，可一下子過的像個日子樣了，你就窮折騰！

常守柱 唉，你當我願意搬哪？從互助組到初級社，咱們的生活一年強似一年；再說在這住了這麼些年了，有房子有地，和老親少友總算處的不壞，和干部們處的都很熟；合作化這條道我看的一清二白，可偏又變高級社啦，唉！可……不搬不行啊！（臉帶愁容，咳聲嘆氣。）

常 母 怎麼不行，你沒聽人家說高級社能夠擴大生產，家家收入就多了……

常守柱 再多，挪不動腿也不是干甬着。

常 母 可真要搬，那死冷寒天那麼容易嗎，再說這些盆盆罐罐零三八四的小雞、小鴨的可怎個搗騰法？

常守柱 小雞、小鴨沒法办就吃了它。

常 母 哟，真說的好听，那么容易侍弄大的。

常守柱 你們老娘們就是看不远，小雞、小鴨的看見了，馬是細草細料餵的，眼看都要归了公。（一嘶）这牙……

常 母 秀蘭要不去咋办？

常守柱 等她回來好好劝劝她！

常 母 她那个“羣”勁像你一模一样的，我能劝得了哇，要搬你自己劝她吧！（边說边拿圍裙進里屋。）

常守柱 搬？（想一想）搬到哪去，这两匹馬能保存住？这也不是長久之計啊，哪兒早晚不也得走这条道嗎？不搬，不搬就得入，要不入社在外边算是幹甚末的？人家不說我落后嗎？啊？唉，姑娘是會計，姑爺是社的一名副主任，……（思索）人家鬧的挺得勁，我这算是怎么回事……

常 母 （在里屋）蘭子她爹呀，什么，怎么回事呀？

常守柱 没什么，牙痛。

幕后声：“秀蘭哪，快吃飯回來，好繼續評馬。”

常秀蘭 （内声）知道啦。

常秀蘭欢欣地上。

常秀蘭 爹呀，評馬价你怎么先回來了？

常守柱 牙痛。

常秀蘭 （故意說給常守柱听）爹呀，你沒看哪，剛才評的可熱鬧了，孙老八的馬大家給他評了二百七，他一揚手說：“好！公道！”再說东头老刘二大爺吧，把小牛犢子

也牽去了，王策跟他說先別忙，這老头眼珠一瞪就火了，說：“你看不上我這小牛啊，你不讓我入高級社，我到毛主席那告你去！”大家一听都笑了。

常守柱 嗯，（想着自己的心事）人，誰還不願意往好處奔呢，雀還往亮處飛呢！可是……唉！

常秀蘭 （故意說給常守柱听）爹！這回咱們一變高級社，就更闊了，你听听咱們社的計劃，來年光開荒就是一百六十垧，還要修水庫、打井、開水渠……

常守柱 嗯！嗯！

常秀蘭 （看常守柱不理他）爹！你今個怎麼啦？臉色不大好呢？

常守柱 沒怎麼的，牙痛。唉！蘭子！咱搬這多少年了？

常秀蘭 不是我四歲的時候搬來的么？今年十六年唄！

常守柱 可真快，一晃十六年了，蘭子！你想不想老家？

常秀蘭 我這些年沒見着我大爺了！怎麼不想呢！

常守柱 說的是呢！我和你媽都是土埋半截子的人了，猛大勁也沒幾年活頭了，家里的事也該謀劃謀劃。這幾天，睡不着覺，前前后后都想到，你呢，上無三兄下無四弟，就你這麼一個，將來有那么一天，爹也不能扛去一個馬大腿。

常秀蘭 爹！你說這些干什么！

常守柱 你听爹說，咱們家的日子，眼下雖說是不富裕，可也總是沒欠人家的，不少人家的。這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給咱的好處，可話說回來，你早晚是人家的人，爹老了，不想去累贅你們！這麼說，甚么事你也得替爹

着想着想……

常秀蘭 （似乎明白地）爹！我早就替你想了，咱們一變高級社連人帶馬一入，我好好當會計；我呀，哪兒也不去，在爹跟前一輩子……

常守柱 （苦笑）淨說優話，看誰家姑娘在家呆一輩子，爹不是沒個打算……

常秀蘭 你是怎麼打算的？

常守柱 是呀，想跟你商量的就是這個，我和你媽都合計好了，搬回老家去！

常秀蘭 （驚奇地）爹！你怎麼想起搬家來了呢？

常守柱 孩子，年輕人哪能知道老人的心情！人要是越老，對親人就越想了，我這些天時常都夢見你大爺站在我跟前。（故作感嘆地）離家這些年了，那貴賤總是一姓人哪！

常秀蘭 爹，咱們往那兒搬干什末呢，這兒高級社都快建成了！

常守柱 那兒早晚不也有嘛！

常秀蘭 那何苦捨近求遠呢？我看還是別搬了。

常守柱 搬是得搬了。

常秀蘭 爹，那我可不去！

常守柱 （生氣地）不去？

常秀蘭 為什麼要搬家呢？

常守柱 為什麼？我算你得說出這句話嗎！（大聲地）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！

常秀蘭 爹若這麼說我就不去。

常守柱 好，好！不去拉倒，就算我沒你這個姑娘！

常母出。

常 母 哎呀！这爺倆又怎么啦！三句話不來，就擰了。

常守柱 （对常母）別理她！人家翅膀硬了，我早知道指望不成。（暗示常母去勸常秀蘭）我要木鋤去。（下。）

常 母 蘭子，你爹这么大年紀了不管想的对不对，他說的是替咱們着想，別惹他生气了。

常秀蘭 我願意叫我爹生气？可我爹出的道对嗎？媽，我爹搬家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

常 母 还不是怕馬归公嗎！

常秀蘭 媽，馬作价归公有什么不好呢，首先能擴大生产，那不是对人人都有好处嗎？馬要不归公，生产能發展嗎？就拿今年开荒說吧，西院老三說什么也不干，硬說怕馬累着，他不干可倒好，影响大伙少开八十垧荒。再說馬作价归公人干活也積極了。就說后院刘二算計吧，一年到头願干就干，不願干就往炕上一倒，全仗着他那兩匹馬吃租子，可沒馬戶累死掙活干了一年，都叫馬租子給背去了，你說大伙生产能積極嗎？媽，一变高級社頂好了。人人有活干，家家都富裕，能干輕的干輕的，能干重的干重的，就拿你來說吧，还能当个保育員呢！

常 母 是呀，媽心里不尋思別的，只要你們爺倆天天乐乐呵呵的，媽就心滿意足了。

常秀蘭 那就在乎我爹了。

常 母 可你也不听你爹說呀！

常秀蘭 那他往落后道上走，我也跟着落后嗎？

常 母 听听这都是念大書人說的話，还有姑娘这么說爹的，也不怕外人笑話。

常秀蘭 媽，我爹做的事就都对呀？媽，你得劝劝我爹呀。

常 母 你当我願意搬嗎？你爹那脾气是一条道跑到黑，誰能說的了。

常秀蘭 只要咱倆不走，我爹他也搬不了。

王 策 （內声）老李，你順便告訴一下前社上山的馬，今天評了，明天一早到縣集合。

常 母 蘭子，剛才的事可別告訴王策，家丑不可外揚啊！
（欲進里屋。）

王策上。

王 策 大娘！我大爺在家嗎？

常 母 來了，王策。你大爺剛出去。

王 策 大娘！縣里來了命令，不，是通知，上山拉木头的馬明个一早都得集合齐，你們的馬挪到今天評啦！

常 母 （有意躲开地）啊，啊，你等着，你大爺一会兒就回來了
我还做飯呢。她大哥！在这吃吧！（預备進里屋。）

王 策 不了。

常 母 在这吃吧。（進里屋。）

常守柱上。

常守柱 （在院中自言自語地）都說东西往外借，借出就不想家，成了官的了！（剛進屋見王策，又出躲到門外，听屋里的人說話。）

王 策 （看情形不对頭）怎么？

常秀蘭 怎么！怎么也沒怎么的！（一甩离开了王策。）

王 策 还甩搭上了呢！

常秀蘭 你还有心思鬧呢！不知人家心里多难受。

王 策 我怎能知道你心里的事呢？你也沒当我彙报彙报。

常秀蘭 都出事了，你还鬧。

王 策 出事了？怎么的了？

常秀蘭 （沒好气地）我爹要搬家！

王 策 （看）啊？大爺要搬家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大爺昨天不是还說要入社嗎？

常秀蘭 誰說不是，今天就变卦了。

王 策 （想了一下）搬就搬唄，要搬你就跟你爹去！

常秀蘭 去？我才不去呢！

王 策 不去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

常秀蘭 我有我的主意，反正我不能依着他的道。

王 策 （試探地）大爺要真叫你去就看你咋办？

常秀蘭 （堅定地）那呀，哼。

王 策 秀蘭，要沉住气，照我看你爹搬家是假的，心痛那兩匹馬是真的。

常秀蘭 你怎么知道的？

王 策 当过偵察兵的眼睛，这点小事还看不透。你沒看你爹这两天唉声嘆气，就說剛才在会場上吧，他老人家涼鍋貼餅子——溜了。（直視着常秀蘭）就說你，現在蹙着个嘴，鼓着个腮，心里在琢磨什么，我都知道。

常秀蘭 （笑了）把人家急的这个样，你还不着急不上火的。我爹不入社你脸上就光彩了。

王 策 光彩，这光彩还不小哪！要真的不入啊，那大伙还不说：呀，瞧！王策这小子就有嘴说别人，他自己老丈人不往前迈步他就没办法了！你说说这不是个难题？

常秀蘭 人家往南走，他也不应该往北飞，我真想不通。

王 策 你不能把建社事看的那么容易，你当三言两语就解决问题了，你忘了刚才刘二算计牵马就走的事了。

常秀蘭 我爹不能跟他比，他是组员，我爹是两年多的老社员了。

王 策 虽说是社员，咱们这回一变高级社，土地、马匹作价归公，这不是一个小事呀！这是要改变几千年来的留下的私有习惯！就拿你爹来说吧，不只是怕马作价归公，还在考虑年纪大了，劳动力弱怕收入少。用马补救不足，可马又归公了，你看这问题多着呢！

常秀蘭 那怎么办呢？

王 策 和你爹好好讲一讲，让他往远处看。大爺虽说是明白人，可是马作价归公的好处他还是没看见，其实大爺搬到哪里，早晚也得入社呀！唉！千万不要强迫呀，要听他自愿。

崔宝华上。常守柱躲到马槽后边。

崔宝华 （进屋）啊！都在这儿。嚇！唱“西厢记”，缺红娘。可惜咱是男的，要不咱就扮个红娘。

王 策 这小伙子真挑皮！

常秀蘭 (笑)小該死的!

崔寶華 你們女的就會說(學女人聲)小該死的，還大顯的，小挨刀的，還會說甚么?

王 策 寶華，套子準備怎樣了?晚上可以走嗎?

崔寶華 (正經地)可以，太可以了，不過萬事具備，只欠東風;怎麼辦?這老头怎么样了?

王 策 要搬家!

崔寶華 你沒跟他講講高級社的優越性嗎?

王 策 我還沒有見着他呢!

崔寶華 這老头是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。我看他一定躲起來，我去找找他去。

王 策 寶華，不能這樣做，這是變相強迫。走吧，早晚他老人家會想通的。

王策、崔寶華下。常秀蘭一人獨自思考着。常守柱上。

常秀蘭 爹要木鋸回來了?

常守柱 嗯。

常秀蘭 剛才的事你想的怎樣了?

常守柱不語。

常秀蘭 爹，你就放心好了，入了高級社一定比現在強!你不要光看那兩匹馬作價歸公了，高級社的好處一百匹馬也換不來呀!

常守柱不語。

常 母 你倒說話呀!是搬哪，還是入呢?

常守柱 呆着你的吧!

常 母 那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哪？一会还等你評馬去呢！

常守柱不語。

常秀蘭 看爹这样还是想要搬哪！那好吧，搬就搬吧，反正那兒早晚也得变成高級社。

常 母 （一驚）啊？

常秀蘭暗示常母，常母會意。

常秀蘭 爹，真打定主意要搬家，我就去找几个人來幫幫忙。

常 母 （故意地）孩子，多找些人來。

常秀蘭欲下。

常守柱 你快回來吧！

常秀蘭 干什么，爹？

常守柱 唉，（毅然地）入社！

常秀蘭 真的！（欣喜地跑出。）

常守柱追至門外，常秀蘭已經跑下。常守柱無奈，退回屋內。

常 母 （滿意地）看看早晚還不是這條道。（進廚房。）

常守柱又出外，到馬槽前拌料添草。小馬叫。常守柱唉聲歎腳走進屋里，坐下。

常母上。

常 母 怎么？这么快評完了？

常守柱 沒去。

常 母 我說你这是怎么了？三心二意的。

常守柱 呆着你的。你跟着嘍咕什么！

常 母 那你就入不了？

常守柱 剛才一解纏繩，听小洋馬一叫，我心里冷丁又翻个个

兒。

常 母 你当我不心疼呢！一把草一把料餵大的，可你沒听王策說嗎，馬匹要作价归了公，能擴大生产，家家富裕，人人有活干。就拿我說吧，还能当个保育員呢，就沒你干的活了？

常守柱 看你那个样，走道都上喘，还能干个屁！就打你能看孩子一天才能掙几个分！

常 母 你也不知道怎么的好了？

崔宝華边喊边上。

崔宝華 爺們，爺們，我來帮你牽馬來了。

常守柱 先別讓他牽，就說我沒在家。（躲進里屋。）

崔宝華 （走進屋里）爺們，我來牽你的小洋馬來了。

常 母 宝華，你大爺他沒在家呀！

崔宝華 这沒什么关系，剛才秀蘭在会上都說了，說我大爺自願入社，我看就牽吧。（欲往外走。）

常 母 那可不行啊，等你大爺回來。

崔宝華 那好，咱就等他一会。

常 母 唉，宝華，可說不上他什么时候回來呀。

崔宝華 好，那我就等着他，什么时候回來，就什么时候走。
（一屁股坐在炕上。）

常 母 宝華，你有要緊事，就去办吧。

崔宝華 要緊事？咱們这是成立高級社，走向社会主义，还有比这要緊的呀！

里屋响了一下。

常 母 （一驚，掩飾地）这死貓，牠就沒个老实时候。

崔宝華 大娘，到了社会主义那就更美了！就說你这屋吧，到那时候接上这么个大电灯，你現在用的喇叭，將來換上收音机，輕輕一扭，嘩一下子都來了——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莫斯科，願听哪，就听哪。告訴你說吧，將來咱們社得使拖拉机、播种机、收割机、脫谷机、火油机，哎，那家伙，汽車还有……真的……什么……啊，那个……打的打拉的拉，粮食堆成堆，垛成垛。大娘，真是吃不窮，穿不窮。就拿我說吧，將來我就不是赶車的了，我要赶拖拉……不，是开拖拉机。再当上个生产模范，相片在报纸上一登，嚇，全国聞名。大娘，你說我还愁找不着对象！

里屋傳來打碗声。

常 母 这死貓，真該打！

崔宝華 （已經知道常守住在里屋）大娘，到了社会主义，把耗子拿的光光的，你那貓也用不着养了。

常 母 宝華，你別高兴起來就沒完了，快走吧。大娘要做活了。

崔宝華 大娘，我在这犯什么忌諱嗎？

常 母 不是，我尋思你怪忙的，你大爺一会回來，告訴他去，就是了。

崔宝華 （斜眼看里屋）好！我走了。（走到門跟前，靈机一动，剛一開門又关上，大声地）唉，大娘，大娘！誰牽小馬呢。

常 母 誰呀！

常守住急从里屋走出。